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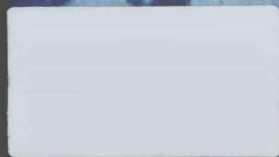
西域长歌

疏勒

一幅展现西域民族风情的历史画卷
一部描绘中原与匈奴争战边地沙场的史诗

薛林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疏勒

薛林荣·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疏勒 / 薛林荣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西域长歌)

ISBN 978-7-5078-3440-6

I. ①疏… II. ①薛… III. ①疏勒县—地方史

IV. ①K294.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7354号

疏 勒

著 者	薛林荣
责任编辑	何宗思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0991-4523147 4516081[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3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440-6 / I · 319
定 价	39.8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4

 壹 4

 贰 10

 叁 15

第二章 20

 壹 20

 贰 22

 叁 26

第三章 29

 壹 29

 贰 31

 叁 36

第四章 38

 壹 38

 贰 40

 叁 41

第五章 44

 壹 44

 贰 51

 叁 55

第六章 61

 壹 61

 贰 62

 叁 65

第七章 67

 壹 67

 贰 75

 叁 77

第八章 83

 壹 83

 贰 84

 叁 85

第九章 89

 壹 89

貳	91
叁	94
第十章	98
壹	98
貳	99
叁	101
第十一章	113
壹	113
貳	116
叁	123
第十二章	129
壹	129
貳	131
叁	134
第十三章	137
壹	137
貳	141
叁	152
第十四章	155
壹	155
貳	159
叁	160

第十五章 164

 壹 164

 貳 167

 叁 171

 肆 173

第十六章 176

 壹 176

 貳 179

 叁 184

 肆 187

第十七章 194

 壹 194

 貳 200

 叁 205

引 子

冬天的疏勒城总是充满了浓郁的羊膻味，这个习惯以金黄色的烤全羊犒劳将士的国家，今年入冬以来常常显得心事重重。

因为，他们的国王兜题一直心事重重。

国王的情绪影响了全城百姓的情绪，也似乎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情绪。

夕阳拖着很重的步伐一点点西沉，像一个巨大的红灯笼，挂在疏勒城池的关堞之上。一种夜晚才会发出声响的夜枭很早便开始“咕咕”地啼叫，那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操着一口吐火罗语的龟兹人兜题每天在疏勒的国都——盘橐城的王宫内细心修理自己的长须。他个子很高，深目高鼻，长发及肩，身板瘦削，巧克力色的皮肤极少被王宫上空的骄阳晒着。他盘腿打坐在一张胡床上，偶尔诵读几段小乘佛教的经文，以此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

仆从莫离目睹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被遮挡在高大的宫墙外，他知道，又到主人兜题卜卦的时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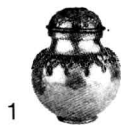
莫离点燃两盏羊油灯，一盏放在胡床的左侧，另一盏高置在一座台灯架上，又在案几上铺上一小片毡帐。做完这一切，莫离悄无声息地退至门前，袖手而立。多年跟随在兜题左右，莫离的一举一动，完全称得上训练有素。

兜题微眯双目，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像入定的僧侣。

莫离知道主人默诵小乘佛教经文已进入忘我之境。每当这时候，才是兜题最超脱最自由的时候。莫离不忍心打扰主人。

微风送来了窗外烤羊腿的香味，疏勒商队远行带来的西方香料使城内浓烈的羊膻味嗅上去更加美味，诱人的异香使莫离禁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兜题微微睁开眼，看着眼前的羊油灯盏闪烁着一丁点灯花。他大梦初醒一般，一声长叹。



“主人，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

莫离右手按在左胸前，稍稍弯了一下腰，对主人说。他的一对巨大的耳环在灯光下反射出清冷的光。

兜题若有所思，点点头，解下自己脖子上挂着的一枚奇怪的饰物。它看上去大致呈圆形，正面有奇怪的文字，背面是一只大雕的图案。

兜题手心相向，将图章摩挲半晌后，忽然扔向半空。图章在空中打了几个旋，轻盈地落在莫离刚刚铺好的毡帐上。

兜题双手合十，默祷几句，却并不看占卜的结果。

莫离走上前去，将落在毡帐上的饰物捡起来，对兜题说：“主人，大雕朝上，匈奴人可能又要出现在疏勒城外了。”

兜题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近几日卜卦，那只犀牛角做成的图章总是大雕朝上，像要存心挑战他的耐心。

是的，数月之前，马背上的民族匈奴人高举独耳黑狼旗，像旋风一般刮入塔里木盆地。

他们看中了兜题的故乡龟兹王国，并利用龟兹国与疏勒国之间的世仇，煽动了一场血流漂橹的战争。

兜题永远记得那场战斗，每次回忆起来，眼前的东西都仿佛蒙上了一层红色。

那是鲜血的颜色。

血，到处是血，到处听得见惨叫，看得见尸体。

想到这些，兜题的眉头就禁不住皱了起来。

谁能想象到，他竟然还是那场战斗的受益者。正是因为这场战争，两个国家之间的世仇得以冰释，兜题也才能在匈奴的支持下当上疏勒王。

身为龟兹人，做了疏勒国的王，兜题时时感到内心有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他们龟兹国，历史上并不亲近匈奴，而是亲近汉朝。

是的，不需要鼓起勇气，不需要面对帕米尔时把手抚在左胸宣誓，他们都应当承认自己的国家曾经仰仗过西汉王朝。

那是百年前的事了，与现在的反目为仇联系起来，想想都让人脸红。

当时，龟兹王和夫人觐见汉皇，被赐以印绶，夫人号称公主，接受了车骑旗鼓和数十人歌吹乐队的赏赐，又得到了绮绣、杂缯、奇珍无数。后来龟兹国又多次前去汉廷朝贺，学习汉朝衣服制度，归国后，按汉朝制度治理宫室，关系不可谓不亲密。

但是，自匈奴人的铁蹄从漠北踏进西域后，匈奴和汉朝就开始争夺天山南



北的控制权，特别在塔里木盆地的争夺上，不惜血本。于是，塔里木盆地狼烟四起，匈奴从西域诸国以北的阿尔泰山高地窥视塔里木，汉朝则从这些王国以东的敦煌地区控制着出口。

兜题明白，匈奴和汉朝争夺的焦点，就是西域南道的疏勒。

出河西走廊西行，丝绸之路分南北两道，最后在疏勒汇合。

疏勒的地理位置异常重要，它地处雪山之侧，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是一片天然的绿洲，是塔里木盆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它南联印度，西接中亚和欧洲，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汉朝与匈奴一样，都想以疏勒为据点，长期驻守。

兜题明白，盘橐城内，匈奴人的身影无处不在，疏勒大小事宜，事实上无不由匈奴管理。兜题承认自己是匈奴的傀儡，同时又不得不以疏勒王的身分与汉、匈周旋。

他同时也明白，汉朝是不会拱手将疏勒让给匈奴的。

一场大战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想到这里，兜题一声长叹，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将来的命运。

兜题更加专注地盘腿坐于胡床之上，开始虔诚地诵读小乘佛教的经典。

正如兜题所料，为了夺得在塔里木盆地行动的主动权，汉朝已经与匈奴兵戈相见多年了，战火正往疏勒方向蔓延。眼下，似乎都听得见金戈铁马的声音。



第一章

壹

疏勒国和龟兹国是克孜勒河沿岸伟大的两片绿洲，走进这两个国度的人，一边心悸着距此不远的沙漠与高原，一边惬意地享受着克孜勒河畔的阳光与空气。这里真是一处休养生息的好地方，就连一束厥麻，在疏勒国和龟兹国都长得分外好。

但是，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国，近百年来结下了世仇，且有不可调和之势。事情要从一只天山金雕说起。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克孜勒河畔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疏勒国王的金雕啄掉了龟兹国王的眼珠子！

那时的疏勒国王没有留下名字，龟兹国王也没有留下名字。但是，让两个国家结了世仇的金雕，却有一个克孜勒河畔黎民百姓无不熟知的名字：雪崩。

雪崩并不是白色。它通体长着漂亮的暗栗褐色的羽毛，背面有金属光泽。之所以叫它雪崩，是因为它常高踞山崖巅顶或飞翔于高空，性情非常凶猛。它最喜欢做的事，是“钉”在半空中纹丝不动，然后瞅准目标闪电般俯冲，那种迅猛的速度与力度，就像雪崩一样。

雪崩非常聪明，它的智慧令人类相形见绌：它抓住兔子之后，会将兔子投到悬崖或石头上摔死，然后啄开兔子的头颅，吃掉里面的脑髓。它专吃脑髓，于是越来越聪明。

雪崩是疏勒王在帕米尔高原深深的山谷中打猎时救回来的。那时候疏勒和龟兹的关系好得就像度蜜月，两国常互派使者，百姓间友好互市，王室间彼此通婚，共同享受着克孜勒河赋予它们的幸福。



疏勒王不会想到，从他开始营救和抚养雪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为两个国家埋下了无休无止争斗的隐患。

当时，疏勒王在帕米尔高原打猎。在高大的丛林里，他的随从看到了一只身姿高大矫健的羊。随从惊讶地说，盘羊！神羊！疏勒王果然发现这只羊长着一双美丽的大角。他从没见过个头这么大的野羊，更没见过哪只野羊长着如此巨大的角——它的角太大了，两角略微向外侧后上方延伸，随即再向后下方及前方弯转，角尖最后又微微往上卷曲，形成了明显的螺旋状。羊看上去一抱有余，巨大的角和头与身体相比，显得极不相称。

一阵惊异过后，疏勒王终于反应过来，这就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的猎手做梦都想生擒的帕米尔盘羊！

能够生擒盘羊的人，将被视作塔里木盆地的英雄。

他下令随从不许伤害盘羊，他们悄悄地围成一个圈，向盘羊靠拢。

他们离盘羊越来越近，盘羊暗褐色的皮毛看上去更像一头牛。

盘羊的视觉、听觉和嗅觉特别敏锐，性情机警，很快发现了周围的威胁。它直起身，向山上迅速逃遁。

疏勒王发一声喊，带着队伍在后面追赶。

盘羊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山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疏勒王和他的随从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这时候，他们发现不知不觉走到了高大的乔木丛中，四处张望，却看不到出路在何处。

疏勒王听见前面有什么东西拍打着腐枝败叶，动静很大，隐约还传来“咕咕”的叫声。他循着声音拨开树丛，面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

一只碗口粗的蟒蛇盘坐在山溪边的一块巨石上，吐着血红的信子，正伺机出击。蟒蛇的前面，是一只浑身是血的雏雕。雏雕还不会飞，显然，它在老雕外出觅食时受到了蟒蛇的突然袭击。但是蟒蛇并没有占到便宜，它的两只眼睛已被雏雕啄瞎。眼睛本来是蛇类的装饰品，蟒蛇是凭借发达的嗅觉判断敌人的位置的。

眼看着蟒蛇高抬三角形的头颅，滋滋地吐着信子，即将发起第二波攻击，而雏雕已经气力不支，浑身打战。如果不出手营救，雏雕必定会葬身于蟒蛇之腹。

疏勒王从身后抽出一支竹箭，搭在弩机上，瞄准蟒蛇的七寸射去。蟒蛇高高跃起，像拉满了一张圆弓突然绷断了弓弦，应声倒地，抽搐着死去。

雏雕在不远处的草丛中无力地扑打着长长的翎，黑灰色的眼睛警惕地打量着这位出手救他的人。

疏勒王伸出手，试探着抚摸它，雏雕却狠狠地啄了疏勒王一口。这是它仅剩的一丝力气，经过与蟒蛇的一番恶斗，雏雕已近于虚脱。啄完这一口，雏雕



便不再反抗。疏勒王爱怜地将其笼于袖中，急忙招呼随从即刻寻路出山。

他担心再逗留片刻，老雕返回时，看到袖中的雏雕，一定会和他拼命的。

疏勒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两个眼珠子，硬硬的还在。

疏勒王在王宫给雏雕洗净伤口，仔细包扎，准备好撕碎的兔肉和帕米尔雪水，精心饲养着它。他惊奇地发现，这只雏雕虽然幼小，但体重与身形却是普通鹰隼的数倍。

难道，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帕米尔雕王的后裔？

相传帕米尔高原的最深处，有一种雕王，体形特别巨大，它们离天最近，离太阳也最近，翅膀上常常挂着一绺云彩。它的地位尊贵，山中动物都受其统领，哪种动物胆敢不从，轻则被它废去双目，重则被吃掉脑髓。在疏勒人的眼中，它又像一尊神，保佑着克孜勒沿岸的生灵百姓。它几乎不在世人面前出现，因为它飞得太高太高，高过世人目所能及的地方。有幸看到雕王的人，会得到永恒的幸福。

联想到这一点，疏勒王决心把雏雕当做传说中的雕王一样对待。他专注地照料雏雕，在他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要把它养好，然后将其放归帕米尔高原，那里才是雏雕自己的家。

每天清晨，天边露出鱼肚白时，疏勒王就起床跑到山上去采草药，拿回家在石臼里捣烂，敷到雏雕的腿上和翅膀上，为它疗伤。一个月后，雏雕的伤奇迹般地好了，双翼伸展开来，可以遮挡住太阳的光辉，稍稍扑腾，便会掀起一股飓风。最可称道的是那双雕眼，精光四射，仿佛可以明察秋毫。疏勒王高兴地用活鸡活兔训练它捕食的本领，然后，在肩上架了它，去山里打猎。

疏勒王看到小雕飞起来，停滞在半空，像钉子钉在那里一样纹丝不动。如果它看到地面的猎物，就会突然俯冲下来，将草丛中的兔、狐高高叼起，速度快如闪电。

疏勒王遥望着白雪皑皑的天山，那里常常发生骇人的雪崩，于是灵机一动，给小雕起名“雪崩”。

雪崩在疏勒国的王宫中很快就长大了，克孜勒河畔人人都知道它，喜欢它，即便在相邻的龟兹国，人人茶余饭后议论的，也是雪崩。最挑剔的猎手也会对雪崩竖起大拇指，在他们的眼里，那是世上最漂亮的神雕。没有人否认，疏勒王肩上的雕，是雕王。

大家都说，有了雪崩，帕米尔高原所有的动物甚至所有的植物，每一寸疆域，都是疏勒王的；神雕降落在疏勒国，疏勒国就要成为帕米尔脚下的霸主了；整个西域，都要受疏勒王的管制了。

话越说越玄，渐渐传到了龟兹王的耳朵里。



龟兹在塔里木盆地的地位非常特殊，艺术极为发达，音乐和舞蹈可以称得上是冠绝塔里木，那些头戴红抹额，身穿绯袄、白布裤，脚蹬帮乌皮鞋的龟兹舞者遍布包括疏勒在内的每一个西域王国。龟兹舞者编排的舞曲《小天》和《疏勒盐》在疏勒国常演不衰。

但令龟兹王不满的是，眼下，龟兹国的乐师们都成了疏勒国的乐伎，受人使唤，被他人品头评足，甚至歧视和嘲笑。现在，神雕又在帮助疏勒渐渐强大，龟兹王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

龟兹王决定访问疏勒，见识一下疏勒王肩头的那只神雕。

龟兹王想，凭着龟兹和疏勒几代人一衣带水的友好交往，如果他向疏勒王借用一下神雕，疏勒王应该是可以同意的。如果疏勒王同意借给他神雕，说明疏勒王襟怀坦荡，没有称霸塔里木的想法。反之，则一定要警惕疏勒国的动向。

说干就干，龟兹王第二天就起程访问疏勒。

疏勒王在城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隆重欢迎他们情同手足的龟兹王来访，宾主相见甚欢。他们还在克孜勒河边焚香沐浴，祭祀了河神，感谢克孜勒河赐予他们牛羊和庄稼。

一切礼数都十分周到。龟兹王和疏勒王还互赠了礼品，前者赠送给后者的是一卷羊皮书，后者赠送给前者的是一个巨大的陶瓷花瓶。

之后，龟兹王忍不住问疏勒王：“听说贵国最近来了一只神雕，不知可否一开眼界？”

疏勒王早有心理准备，淡淡地说：“神雕有自己的家，已经送回山中去了！”

龟兹王进城之后，已经注意到疏勒王肩头没有停着巨雕，便多了几分猜测。访问全程下来，也一直没有发现神雕的影子。神雕真的被送到山中去了？

龟兹王有些不悦，觉得疏勒王在敷衍他。敷衍使节可以，但怎么可以敷衍一国之主呢？

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龟兹王决定向疏勒王摊牌。

龟兹王说，神雕是帕米尔的守护神，疏勒不能私自拥有这只神雕，它应当也属于龟兹。

疏勒王听着龟兹王这话比较刺耳，但还是耐心解释，说那只叫做雪崩的大雕养好伤后，已被送到了帕米尔山谷的最深处。

疏勒王说的是真的。雪崩是一只神雕，它需要高原上的阳光、雨露和空气，需要飞到云彩之上，一直向太阳飞去，而不是蜗居在王宫，让美丽的羽毛失去金属一般的光泽。



疏勒王是在他发现雪崩受伤的地方放飞雪崩的。他看到，两只老雕一直盘旋在乔木丛的上空，哀鸣哭号。看到他肩上的雪崩后，它们像两个巨大的车轮一样劈头盖脸扑了下来，翅膀掀起了急促的风浪，眼看着要把他掀翻在地，啄成肉泥。

他急忙抖动肩膀，示意肩头的雪崩马上离开，越快越好。

等雪崩飞走了，他慌忙用手捂了双眼，一个就地十八滚，躲到一棵巨大的朽树后面。

就像黑云压城一样，疏勒王只觉得身旁的枯枝败叶像被戈壁滩上的大旋风卷起一般，两只老雕的巨翅将身前的朽树拍得粉碎。

吾命休矣！疏勒王不无委屈地想。该如何躲过这一劫呢？

疏勒王一动不动地躲在朽树后，将自己想象成一截枯木，但两只老雕再没有扑下来。疏勒王睁开眼，看到老雕围着雪崩，在空中翻腾嬉戏，早已经忘了他的存在。

疏勒王就这样回来了。他舍不得雪崩，但是老雕也舍不得它们的孩子，帕米尔高原更舍不得像雪崩这样的灵禽。也许，雪崩就该属于高原吧！

龟兹王听了疏勒王的话将信将疑。他有些自责，访问疏勒国倒没有错，但追究雪崩似乎显出了自己的狭隘。

就在他准备向疏勒王道歉并邀请后者回访龟兹国的时候，在场的人都听到半空中传来鹰隼独有的那种“咕咕”声。

众人抬起头，看到半空中的一个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一头威武的大雕出现在众人眼前。

疏勒的上空，何时出现了比雪崩更大的神雕？

那不是雪崩又是什么？

众人大声说：“雪崩回来了！”

龟兹王和疏勒王都颇感意外地“啊”了一声。

龟兹王没有见过雪崩，他看到那个越来越大的黑点已经像暗栗褐色的巨大布匹劈头盖了下来。龟兹王马上反应过来，原来神雕还在疏勒啊！

疏勒王看到雪崩，竟是满心欢喜。可是它为什么回来了呢？它又是怎么回来的呢？

雪崩落到疏勒王肩头，疏勒王把自己的唾沫沾到手上，递给雪崩吃，以示和它打招呼。雪崩用他的尖喙吞吃了疏勒王手心的唾沫。他们配合默契，看得出已非一日之情。

龟兹王心里酸酸的，要是雪崩也能落到自己肩上该有多好！如果真是那样，就说明神雕不单属于疏勒，而是属于整个克孜勒流域。



龟兹王请求疏勒王下个指令，让雪崩落到自己的肩上。

疏勒王不同意。谁的雕只能落在谁的肩上，你龟兹王和神雕有什么关系，要落到你的肩上？

你救过它的命吗？你训练过它吗？

它认得你吗？它吃过你的唾沫吗？

疏勒王这样想着，一丝不快就表露在脸上，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

龟兹王觉得，这是疏勒王赤裸裸的挑衅行为。

两个国王为了一只大雕应该停在谁的肩头生起气来。

疏勒王抖抖肩膀，雪崩顺从地展翅飞走。

两国会面的气氛瞬间变得非常不友好。疏勒王想尽快送客。

龟兹王愤愤不平起来，他感到了疏勒王表情中的逐客意味。

两个国家平日被世代友好深深掩藏的积怨渐渐露出苗头，于是，疏勒王和龟兹王互相指责起来。他们的声音很大，整个克孜勒河都能听到。

谁也没有发现，这一刻，雪崩又一次像被针钉在半空一样一动不动，准备随时发动攻击。

雪崩果然扑向了目标——当两个国王互相指责的时候，气愤的疏勒王指着同样气愤的龟兹王的眼睛，二人破口大骂。

两个国王的风范这一刻完全消失了，他们看上去更像两个孩子。

这时候，半空中的空气疾速流动起来，像一艘船破开了水面，激起了白花花的波浪。

雪崩，那只神雕，忽然猛地一头扎下来，向两位国王俯冲而去。

谁都以为雪崩会落在疏勒王的肩头，如此而已。

但是大家都错了。

在龟兹王还没有看清面前的一团黑影是什么的时候，雪崩一个猛子扎到眼前，准确地啄掉了他的左眼珠！

“啊”的一声惨叫，龟兹王捂住眼，在地下打滚，手指间不停地淌出血来。

在场的人没有不大惊失色的，每个人都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左眼。就连培养了雪崩的疏勒王，也惊慌地捂住自己的左眼，就好像受伤的不是龟兹王而是自己一样。

所有的人，都捂着左眼。

他们通过右眼，手足无措地看着脚下打滚的龟兹王。

抬头看时，天空早没有雪崩的影子，就连它飞过的痕迹都无法找到。



第二天，龟兹国在疏勒城下陈兵六千，要向疏勒王讨回他们最高首领的眼珠子。

他们说，如果交出雪崩，六千兵马即刻退至攻击范围之外。

如果交不出雪崩，那么，龟兹国要用疏勒军人的五千只眼珠子为已经在雪崩嘴里化作肉沫的龟兹国王的眼珠子报仇。

疏勒王当然没办法交出雪崩。雪崩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道闪电、一个精灵、一个传说，谁也不知道它在哪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在塔里木盆地的上空出现。

于是，愤怒的龟兹国的军队使用他们新发明的登城工具，攻破了疏勒国破败的城门。

他们和疏勒国的军人们展开惨烈的巷战，双方以一比一的死亡比例激烈鏖战，一个个军人像麦垛一般倒下了。龟兹国的战士们艰难地完成了搜集五千只眼珠子的使命，然后仓皇撤退。

等他们回到龟兹时才发现，大约有五千名龟兹军人也将他们的眼珠子连同头颅和躯壳永远留在了疏勒城。

世代友好的疏勒国和龟兹国从此反目为仇，再也没有彼此微笑过。

贰

大约过了三五十年，当疏勒人和龟兹人都对那种无休无止的报复与反报复、纠缠和反纠缠感到极端疲惫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仇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形式。其实，某些时候那种仇视更像是一种仪式。比如说，提到疏勒的时候，龟兹人如果不恶毒地咒骂几声，就仿佛他不爱龟兹似的。当然，提到龟兹的时候，疏勒人也是要幸灾乐祸地诅咒那个国家的人失去眼珠子。

两个相邻的国家就这样板着脸孔一直对峙着。

联想到自己的国王那失去的眼睛，一些军人出身的年迈的龟兹人总感到憋屈。在他们的意识里，仇视疏勒已经从仪式演变成了某种下意识。他们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龟兹人奋发图强，有朝一日踏平疏勒。

但是年轻一代的龟兹人并不热衷于这一点，他们更向往去中原做香料生意，返程时带上闪闪发光的丝绸。他们觉得，当一名优秀的生意人远比当一名优秀的军人充实。

在局部冲突不断但大规模战斗较少的年代中，龟兹在丝绸之路上做足了过往生意，财富积累与日俱增，国家实力越来越强，以至于龟兹王宫中的浴缸，都舍得使用琉璃；厨房中的餐具，无不用纯金打造，看上去金光闪闪。至于战士们腰间的挎刀，更是使用了从中原输入的百炼钢，刀刃既轻又薄，但无不剑

